



行走

浮槎山沐秋

张建新

从浮槎山的野茶园抓了只青翠的蚂蚱，约三寸长。蚂蚱用健壮的双腿蹬我，边上人说，是蝗虫，蚂蚱和蝗虫不是一回事？我不明白，但有句话记得清楚：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蚂蚱似乎是秋天的黄叶，黄叶是秋天的标配。

是秋天了，尽管浮槎山还是青绿的，但免不了有黄叶落，有牵牛花占了绿叶的枝头，开出喇叭状的花来。浮槎山算不上名山大川，可也有十八景，古石留痕、青松迎客、高山堆石、神龟待海、飞来浮槎……等等，一一的数，足足能够数到十八道，有十八道美景的眉楣，山的灵气就足了，便锁定了自己的特色——大庙、乳泉、巧石、瀑布、浮茶，俨然，十分的鲜明。

浮槎山在秋天里了。一只只蚂蚱在秋天的阳光下飞舞，翅膀强劲，或许这是它们一辈子最强劲的时候。我游戏般逮住了一只青皮蚂蚱，突然不知如何去处理了，杀生不忍，放了又觉不对，蚂蚱是害虫，它的唇齿下不知有多少的植物受害。小时爷爷和我说过蝗虫的事情，铺天盖地的蝗虫席卷而过，过的地方寸草不生，便成了灾年。爷爷经历过，爷爷的眼中全是惊恐。蝗虫啥样？爷爷指着草棵中的蚂蚱说：打蝗虫连带把老头蚂蚱打了。爷爷的意思是蝗虫和蚂蚱差不多。或许从那时起，我就对蚂蚱心生了芥蒂，蚂蚱不是好东西。不过爷爷还说蚂蚱救过他的命，灾年里无吃的，爷爷用火烧烤过蚂蚱吃。蚂蚱烤或油炸是能吃的，并且味不错。一年去云南，云南有美食，油炸虫子，虫子中就有大批的蚂蚱。据介绍，秋天的蚂蚱肥美，油炸了最好吃。

秋天是收获季节，硕果累累，蚂蚱也算得上大地之果吧。果有甜有苦，蚂蚱算什么果？浮槎山上的蚂蚱以茶草为生，又算秋天什么样的果呢？我决定把逮住的蚂蚱捎回家，找方盒子喂养起来，待孙子周六过来，和孙子说说打蝗虫和吃蚂蚱的事，不是忆苦思甜，是说一段事实，一段远去而需记住的事实。

秋沿着山道跑，山道掩映在林木中，有些树在结果，比如麻栎，比如花椒。麻栎果滴落不停，砸在人头上，多少让人疼痛。果实让人疼痛，是件趣事，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，种田人或不种田人，谁不希望丰收、谁不希望果子弯了枝头？花椒果有股清香、辛辣味道，显然这是秋天独特的味道。秋老成，味道自然厚重。比较春天，春天薄意的香和秋天敦厚的味，还是秋天好，薄意的香浪漫，可是当不得饭吃的。

盛开在山道边的野茶花，若是春天的意境，和秋果形成反差。野茶花白色微黄，淡淡的有香气，蜜蜂们喜欢她们，一头扎进花蕊，说贪婪地采食一点不过分。野茶花是秋天的花朵，花粉自是秋天的，花粉也应是果实，秋果好吃，蜜蜂已不仅仅是采蜜了。野山茶的花蕾繁茂，渐次开花，如在排队，我有些担心，秋天里能否把花开完了？实际上担心是多余的，野茶花一直会开，在冰天雪地里也开，直到春天才戛然而止。

浮槎山是原生态的，浮槎山的秋是原生态的，虫鸣掠地，群鸟栖枝，蝶飞蜂舞，池水清朗，苔迹深远……甚至有觅食的蛇，守在木灵芝边，等待秋天的小兽路过，守株待兔，蛇在秋天的策略也是个等字。秋天是值得等待的，浮槎山的秋更值得等待。

同行的人说了个故事。说是一个老者，发现了山中有一窝野猪，想捉上一两只养着，后跟踪野猪娃上山，自己却迷失了，众人去寻找，一直没有结果。

野性的山藏着众多的不确定性，野性的浮槎山的秋也有许多不确定性，不是所有的秋果都是甜，不是所有的秋都是秋，比如绿荫中的浮槎山道是春的，细若游线的浮槎山瀑布是春的。

秋令人兴奋，令人流连，在浮槎山“清浊”二泉处，饮上“浮茶”一杯，是享受，更是将浮槎山的秋饮进了肺腑中。“清浊二泉”，二泉相连，一清一浊，北方南圆，清旧称“合巢泉”，方为清泉为合，圆乃浊泉为巢，合肥、巢湖都是有旧情的地方，浮槎山旧时在庐州和巢州的地盘上，二泉用“合巢”命名倒是公平。浮槎山秋于唇齿而入喉，而翻动肺腑，而千山万野染遍，奇特平和。兀自记起欧阳修

有过《浮槎山水记》，是欧阳修品尝过“清浊二泉”水后所作，先生说：“……至于荫长松，藉丰草，听山流之潺湲，饮石泉之滴沥，此山林者之乐也。……”此乐我领略了，沐在秋天里，实为大乐。

记忆

想唱一首塞外牧歌

张时卫

剪一段时光，给自己一个挑战，用脚步丈量乌兰布统——坝上草原的秋色。“坝上”是河北省与内蒙古高原相连的一个广阔地带，地势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陡然升高，形成阶梯状，故名“坝上”。景色奇异秀美，受到摄影人的追捧。

2017年的9月如愿以偿的与中国影像摄影团的老师们一起赴坝上采风。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怎样美丽画卷？蓝蓝的天空上荡漾着朵朵彩云，轻吻着高原曲美线条。西边的太阳从远处山头照射过来，由远而近，夕阳的颜色由火红变为金色，将羊群、马匹和房屋镀上一层金属感。看着草原的落日，有着一非同凡响的壮丽，如同海上落日一样。宽阔无垠的大草原，那晚霞一缕缕金色的光芒透过云层折射在原上，将太阳那种落日的美丽，种种变化的颜色展现得一览无遗。站在山顶环顾四野，眺望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所有景象尽收眼底。我沉浸于橙黄色的夕阳里，感受暮色低垂的天际，那是一道令人视野难以逾越的深褐色长屏，宽广得如同伸展的两只巨臂，延伸在无垠的天幕下。那一刻我醉了……

红军马场是乌兰布统古战场的核心区。白，是地上跑的羊群，是天上游走的云朵。黄，是树下一片灿烂的落叶，是摇摇欲坠的一抹夕阳。坝上草原，如苍天般辽阔，如金子般赤诚。就连那抹秋色，都带着历史的沧桑。通往坝上草原的路上，满目灿烂的白桦林，白桦树的树皮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色的光，与翠绿的松枝交相辉映，显得格外的立体有层次。这里像没有画框的油画，其每一个山坡，每一个

转身、每换一个角度，都是摄人心魂的美丽。一路上大饱眼福的双眼，即使在那儿闭上眼睛，也能感受到这一场“活色天香的秋天”。站在深林间看漫山遍野的树林，并没有让整片草原有一种孤零感，反而彰显了这里秋天的灿烂，像是被赋予了第二次鲜活的生命力。这里的美丽无需命名，只需你随心所欲地去感动。这里曾经是康熙年间的“木兰围场”，骑上战马，驰骋于坝上草原，我的心随秋风秋叶舞动，追赶着这迷人的秋色，在这辽阔的草原上，我真想唱一首塞外牧歌……

迎着初升的太阳，伫立于公主湖畔，静静地看湛蓝的湖水里倒映着白桦树的片片黄叶红叶点缀着湖面，美得让人无法离去，我知道我真的不想离开……

徜徉于坝上草原，看秋光秋色，卷起千堆的留恋，随风飘去……幸运的是留下一张张影像，待白放慢丝再回望，有多少往来飘浮于尘埃之中，存在于记忆里？秋天这个最迷人的季节，虽带着忧伤，却美得辉煌，最终将清灰一捧，可我依旧喜秋，任凭秋风吹乱发丝，当秋风起处，落叶如蝶飞舞，当寒霜过处，烟雨迷蒙更飘摇，只为遇见你——坝上草原的秋风秋景，我来过、我唱过、我与坝上草原相拥过……

生活

挑吃水

查鸿林

如今，轻松拧开水龙头，哗啦哗啦地就流淌出清洁卫生的自来水。这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年三河镇关于吃水的往事，想起那些辗转寻觅吃水的酸甜苦辣。

幼时住在小镇四合院，一条穿镇而过的小南河从门前流过，四合院的大门直对着河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河边小路来回很多次。这条河水养育了几万小镇人，我们对这条河太熟悉太了解，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变化。春夏发水季节，河水是浑浊的、汹涌的、打着旋涡，河面漂浮着水沫、草垛、农作物枝蔓，河水混浊，得用明矾来沉淀水中的杂质，才可饮用，漫堤也是有的，临河而居的人不怕水，水涨堤坝长；更多的是秋冬时节，河水如文静温婉的淑女，清可见底，波澜不惊，鱼翔浅底。此时的河水是粉白色的，无需明矾即可饮用，妇人们欢喜地在水边码头上淘米洗菜、浣洗衣服。

父亲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远，半月才能回家一次。10多岁的时候，我和姐就揽了家中的吃水。水缸里没水了，我们俩就拿着扁担、绳索和水桶向河边的码头走去，一桶一桶地抬回家，直至把水缸装满。那时，码头离家很近，取水方便，路又好走，并不觉得担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，小南河入镇上游的杭埠河实施改道，入镇的小南河虽没了水患，但却成为一条死河，继而杂草丛生、蚊蝇肆虐、河水腐臭，小南河婀娜多姿、清澈见底、妩媚动人的风光不在，两岸居民开始四处奔波寻找吃水。起初，小南河的一条支流，那里有一个深水潭，还聚有一泓清水，虽说路远，也吸引着我们前去取水，取水的人很多，几乎就是凭力气抢水，我们为能取上一桶水，弄湿

了衣服也是高兴的。家里原先只要一口缸盛水，现在取水困难，又添置一口水缸，两缸水盛满，就要耗费我们半天时间。下雨的时候，把大小水桶、盆盆罐罐都拿出来放到屋檐下接水来用，原先不要的屋檐水也身价陡增，成了香饽饽。

几个月后，这一潭水也见底了，人们相互打探，四处寻水，把目光伸向与小镇搭界的农村水塘。路远，我们不怕，只要有吃水，眼中就有光。农村的水塘有几条一尺多宽的田埂连接，我们自小没有走过田埂，走在田埂上摇摇晃晃，仿佛走钢丝，起初不敢抬步，咬牙走了几次，总算趑趄着走上大路，水桶里的水也晃出了一半，后来我们带着葫芦瓢，放在水桶里，总算把晃出的水压住。农户家大多养着狗，见到我们陌生人就叫，一条狗叫引发众狗齐吠，我和姐战战兢兢地抬水而过，生怕狗上来咬人。水塘也不是确保天天有水，遇到干旱或者农田灌溉，就白跑了一趟，只得去水沟或者更小的水塘，降低水质取水，确保每天有水吃。

后来，与我们交界的舒城县一个乡，筑堤坝取土，挖出了一个大大的深坑，日积月累，渐渐地汇聚了许多雨水，就成了周边居民挑吃水的好去处。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水坑里的冰结得厚实，我们带着棒槌，蹲在水坑边上，用棒槌敲打冰面，好久才砸出一个小窟窿，然后用水瓢把水一瓢一瓢地舀到桶里，忽然，脚下一滑，一只脚滑进刺骨的窟窿，幸亏冰结得厚实，我眼疾手快，赶紧抓住岸边的杂树根，才避免了一场不测。打那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去水坑取水，转向两县划界的灌溉水沟，水质虽差些，但那里有用石板码成的简易水跳，相对安全一些。同时把井水也当做一个水源，可是周边没有公用的水井，只有少许单位有水井，而单位为了避免嘈杂，经常把大门锁起来，或者在井口安装井盖，把井口锁着，我们只得望井而叹。

